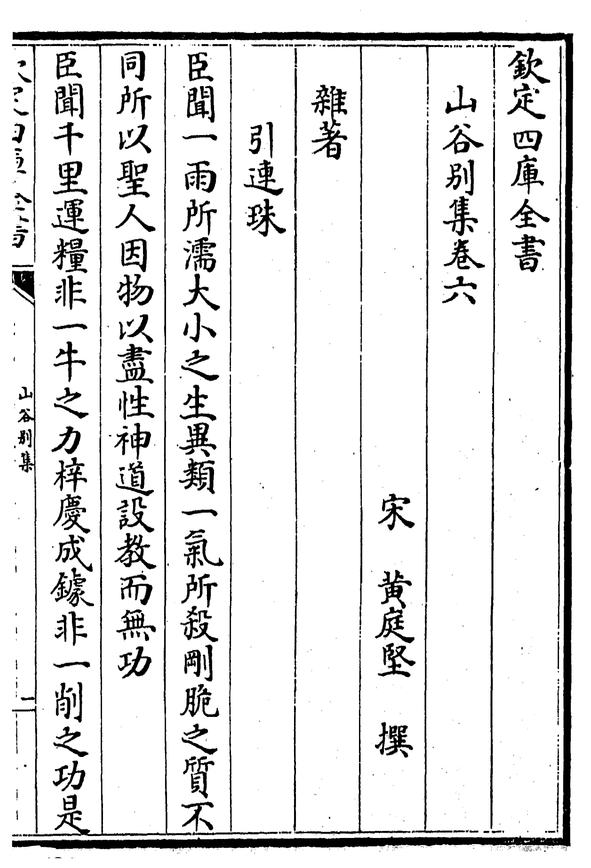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別集卷六

宋 黃庭堅 撰

雜著

引連珠

臣聞一雨所濡大小之生異類一氣所殺剛脆之質不同所以聖人因物以盡性神道設教而無功

臣聞千里運糧非一牛之力梓慶成鐻非一削之功是

以賤能則智者困欲速則巧者窮

臣聞五種不美未嘗易田以耕百度淩遲何必變化而治蓋不役於物者不絶物不制於俗者不離俗是以手足以得輕重而任權衡目可以察曲直而付繩墨

臣聞人主治國在制法在擇相法不法在易相相非人下陵上是以仲尼用魯不使飲羊以誣民趙高事秦至於指鹿而欺君

臣聞析薪者求其理法古者師其意堅白則一物不察

損益則百代可知是故物有倦而思通聖人必改作事有簡而易致道家貴因仍

臣聞宫商唱和乃知鍾律之前聖賢夙期不拘聘幣之末故至精難以言說妙契參於自然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臣聞舜禹不世忠邪共朝良樂未逢駑驥同櫪是以匠石之手易揮郢工之質難得

長短星歌

正月虎七澤陰風無避處少年射殺白額歸二十一歲
賜旗鼓二月兎翰墨功名歸四杜中山毛遂定從還十
九上客誰復數三月龍定力降來一鉢中昇騰便欲致
雲雨十六開士觀雲風四月蛇九蛇相輔成晉家屈原
離騷二十五不及之推死怨嗟五月馬十五國風多詠
寫漢將西極天馬來二十五城不當價六月羊十歲小
兒收道傍他年叱石金華路二十年前身姓黄七月猴
恒山八命列封侯當年傳國二十二想是衣冠騎土牛

八月雞二妙靈臺向曉啼五更風雨十八九殘月昏昏信可期九月狗三窟深坑四荒走暮歸得兎十六七黄盧朱雀皆在後十月猪白頭一笑獻士夫殺身願為曾津伯申封蘭王十四都十一月鼠列十二辰配龍虎二十二年看仙飛一朝化作蝙蝠去十二月牛百户稚肥醉九州角端圍寸二十五良弓之材牛帶牛帶一作載

論謝愔

謝愔字公靜才氣過人遠甚初舉賢良而值罷賢良平

生治春秋胸中甚落落而值罷春秋晚作鄧州職事官值看詳訴理所言惜元祐中訴父無罪被黜褫其官棄之士生而三不遇白髮蒼顏亦可以安林泉而不得罪於不仕無義之論矣

論詩帖

陶淵明詩長於丘園信所謂有味其言者吾嘗見梅聖俞誦唐人詩云雀乳青苔井雞棲白板扉聖俞甚愛此句柳子厚詩云渚澤清泉清淵明云平疇交遠風良苗

亦懷新此句殆入妙也

戒讀書

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絶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右有石刻

論作詩文

新詩日有勝句甚可喜要當不已乃到古人下筆處小詩文章之末何足甚工然足下試留意奉為道之詞意

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後來學詩者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模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則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作文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搉精盡檢閱不厭勤耳舉場中下筆遲澁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宜勉强於學問歲月如流須及年少精力讀書不貴雜博而貴精深作文字須摹古人百工之技亦無有不法而成者也但始學詩要須每作一篇輙須立一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焉乃為成章耳

讀書要精深患在雜博因按所聞動靜念之觸事輒有得意處乃為問學之功文章惟不構空强作詩遇境而生便自工耳

所諭漏屋飯蔬而有自得之色甚善甚善然猶世俗計較尺寸太多似未善也萬事不可意古人遂以成聖哲安樂溫飽君子所畏也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矣要

須意律諒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蓋詩之言近而指遠者乃得詩之妙唐人吟詩絶句云如二十箇君子不可著一箇小人也唐詩僧吟草詩云時平生戰壘農惰入春田如此語少時常記百十聯思其的切如此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

凡人修學惟節畧今人文字似無益於用不若熟讀班固漢書自首至尾不遺去一句然後可見古人出處疑

則闕之當求明師益友以講習也王定國誦金過戎因出數十篇文字余謂定國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十年也定國詩極有巧處然少本也余自謂作詩頗有自悟處若諸文亦無長處可過人余嘗對人言作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至於雜文與無咎等耳

讀書不必務多若能精一遂可貫諸經矣至於寫字亦如此少寫須有常度亦不可錯也 右皆家傳

論作字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書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放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但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

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黃魯直題
敷道人作大字筆勢已道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
字要須有肉學古人書隨其工處令人學書肥瘦皆病
又嘗偏得其人醜拙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粲然者江
南太史氏黃庭堅書
大字今都不見右軍父子遺墨欲學書者當以丹陽瘞
鶴銘字為則大字難為結密唯此書無點檢處顏魯公
書宋開府碑瘦勁端重極近之 右見石刻

學書欲先知用筆之法欲雙鈎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欲如人有精神細觀之則部伍皆中度耳

墨說遺張雅

曹魏時有大臣韋仲將德性高明多能鄙事其所作墨如點漆令觀其法和煤外止用丹砂大要是膠法妙墨法須自煑膠膠浸自牛皮盡割去連脂膏處又割刮去

毛毫皆上墨也片切㨿成即用和煤此名第一膠若乾取他日水解之用即名第二膠膠入水二墨成不作膠氣使用亦不滯筆此上工也梓潼張雅不能和煤而善作亘勝煤蜀無佳墨工如雅不易得也故喻以古人法余聞雅亦參禪問道欲入九流然但禮拜無眼阿師隨杜撰道人談金丹恐只虛生浪死耳

筆說

欽州呂道人作墨池含墨而鋒圓佳作也宣州諸葛家

撚心法如此唯倒毫淨便是其妙處蓋倒毫一株便能破筆鋒爾宣城諸葛高繫散卓筆大槩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纖與半寸相當其撚心用栗鼠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善筆也栗尾江南人所謂蛣蛉鼠者歙州吕道人非為貧而作筆故能工於是以此授之黟州道人吕大淵心悟韋仲將作筆法為余作大小筆凡二百餘枝無不可人意因見余家有割餘狨皮以手撼之其毫能觸人手

則以作丁香筆令試作大小字周旋可人亦是古今作筆者所未知也往在僰道有嚴永者蒸獺毛為余作三副筆亦可用然永未嘗知筆中善病不能為他人作字也大淵又為余取高麗猩猩毛筆解之揀去倒毫别撚心為之率十得六七用極善乃知世間法非有悟處亦不能妙

張遇丁香筆撚心極圓束頡有力可學徐季海禹廟詩字侍其瑛諸葛元皆不能也作藏鋒筆寫如許大字極

可人意最妙是闕　有力也

金崖石研説

初石工不善作墨池内外壁立出墨瀋難又常沮洳敗墨元符三年二月嘉州李堯辨為予琢兩石壁皆陵夷乃便事紹聖四年春正月雨水故人蓋明仲守萬州為余斵金崖石作此研

瀘州桂林石研説

瀘州桂林之石其材中研瀘人不能采而富義之民采

之所謂楚國有材晉實用之工李辦琢此研窪埵皆中度

惠王子均研說

涪翁用桂林石作此研惡其太重故刳其腹至荆州以贈王子均

金崖研作覆斗說

紹聖四年正月雨水故人蓋明仲守萬州為余斸金崖石作此研堅潤宜筆墨而魁梧難為室乃作覆斗使之

不塵

封植蘭蕙手約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窻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蘭名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窻户久而自隙間視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潔邃深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既獲謫走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為卒調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去者可以此券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丙午山谷老人

手約

金液珠說

開封祝天眠屈蜀紙麫流金液作珠逡巡而成丹服之而痼疾起葢此石性能溫中而實下推陳而致新陽物也而濟闕明者下而成珠其

浢與石則止故不凝滯而為痘余異之誠有補於衰朽而不疾人故書其說以遺之

棊經訣

初下十子以來進未可謀殺退未可占地各逐其宜以求有力此立理之道下及三十子以後布置稍定須觀局之强弱或占地或刑尅必觀於利此乃用行之時也殺不必須得地不必須破占不必廣此三者取捨之道棊之所切無出於勝儻或局勝專在自保或局弱即須作行然作行須是敵人有釁無釁而動必敗之道也棊之機要多在外勢取局之要在於鴻漸棊有三敗一者欺敵二者不辨局三者多錯又有六病一者貪殺二者

取捨不明三者無劫興劫四者苦覓奇行五者知微不妨六者精勝望籌碁之大要先手不可失局初有大利方可棄之局中有倍利方可棄之局末有不得已方可棄之古之經訣皆述簡易貴於立理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或逍遥得極髙道自樂終局雅淡是其長也

論俗呼字

䕺郎假切直音鲊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䕺直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漢碑今在者多書黨作鄙恂恂凡古人書複語則書二字今人或於字下作一點或兩點皆非也

橙橘屬也棖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江橙楱玉藻曰君入門士介拂橙楱音太蔟之蔟武陵有一種小橘名楱疑即今之金橘今人書凳丁鄧切為橙非是

㚇音烈𡙇音挈多節目也其胸次不坦夷舉事畫計務出獨見以乖迕人為賢者也

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礨盖象古之魁礨之士彷彿其言行也

袈裟天竺道人衣也梵語本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佛律云道人不得著一切上色衣當染作迦沙色此譯師書律時畧梵語也至梁葛洪撰字苑下皆著言道服也

偈音揭 㒓音鞁 物不蠲也蜀人語

銃充仲切 𩆗蒲迸切 使令人不循謹便利也

儯初孟切士大夫容貌不恭順應對不雅馴也

雜論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故杜子美詩云偏勸腹腴貴年少

醯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為餅賈公彥云酏粥也以酒酏為餅若今起膠餅鄭司農云糝食菜餗蒸賈公彥云若今煮菜謂之蒸菜起膠餅蓋今炊餅蒸菜蓋今裹鯖耶蜀人凡果蔬皆漬之醯以為

蒸餗周官醯人云醯人掌五齊七菹王舉則供齊菹醯物六十甕齊即虀也豈蜀人尚有古風耶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帷也大次在壇壝之外小次去壇遠矣

凡言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自然物賄以人功乃

水鍾曰澤澤無水曰藪

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

獻通行曰饋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相與皆可曰饋

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鄭康成云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令昆陽城中有漢街彈碑耡音助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鄭康成云地慝若瘴蠱然賈公彥云障即瘴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為也

保氏教國子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射

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貫公彥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相連而去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鏃如井之容鳴和鸞者和者在式鸞者在行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御者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者錫纏旃以為門間容握驅而轚則不得入舞

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驅禽獸使左當人君所射凡君自左射故公彦又云此當先鄭别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以義而言則不可見别有所見則可又不知公彦何依據如是訓釋也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市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為兩書一札同同而别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彦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

則令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太祝辨九㩳㩳即拜也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二曰頓首拜叩頭至地也三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言謹空蓋空首也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若今時撎（於至反）又曰介者不拜左氏云為事故敢肅使者又曰推手曰揖引手曰撎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筆為畢因效之蓋以為手筆耳子京乃謂手簡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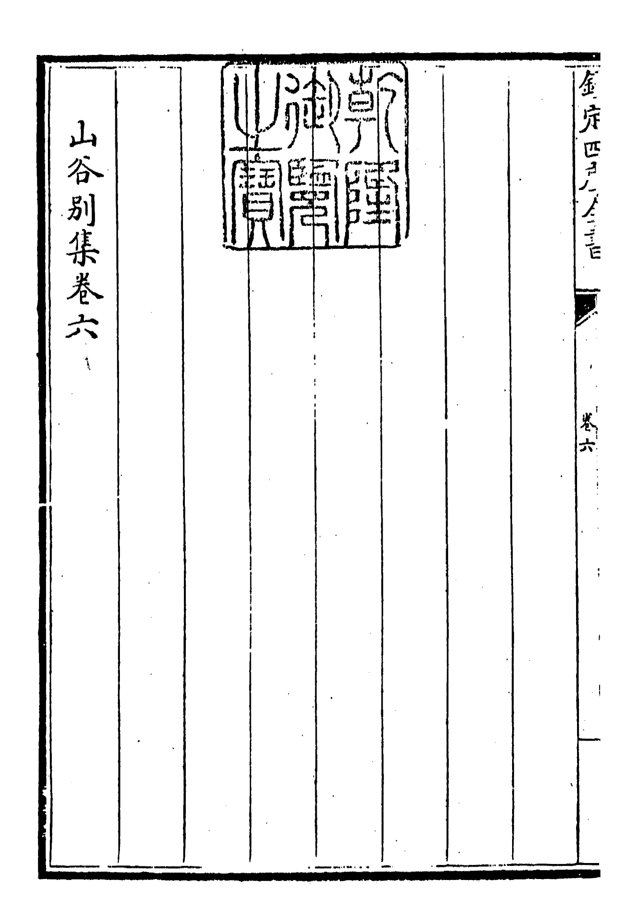
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佔畢

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蟲食人心故晨興相見輒相問言得無恙乎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縁嶺菌桂臨崖旁植龍目側生荔支故張九齡賦荔支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宫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也龍眼惟閩中及南越有之太冲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責土物之貢至於

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蓋言臨武長唐羌也左傳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右皆家傳

荀卿云蟹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蓋古人作語時有省不省耳揚子云螃蟹郭索蚯蚓黃泉語約而寡過也右有石刻



山谷别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别集卷七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張和

山谷别集卷七

宋 黄庭堅 撰

疏

聖節功德疏

天降真人撫世而百神受職帝臨諸夏嚮明而萬物資生罄率土之歡心奉同天之令節祇臨普供法施圓成伏願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功時邁文明在御同符十

方之尊福禄來崇茂對三祇之永

祭醮疏文

惟上帝垂高明之鑒於萬物有父母之心日月照臨不漏絲髮雷霆作解滌除咎愆齋戒之誠物或微於一勺疾痛之苦聲必達於九關雖三災彌綸俯存行業而一心懺悔仰望慈雲伏惟左右萬靈清明同德普垂孚祐曲庇餘齡

玉山祈雨文

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告于玉山之神作鎮此邦能出雲雨食口十萬實依神休乃六月交稻方水耨旱乾無澤西南其風雨將愆期民則無歲怨嗟盈野豈神本心

某職思其憂敢用控告神其呼吸明晦風馬雲車行天作霖百里多稼享民報事豈不休哉

智海禪院大殿功德疏

華岳三峯基從累土舳艫千里源發濫觴積之豐屋蔀家求者繫風捉影及此天臨日照誰不舉手低頭大衆

今日一會還當得佛事也無若道當得為甚麼諸人開眼不見佛若道當不得太平上座草鞋椶笠踏破紅塵可不是佛事朱郎居士及諸檀越信手拈來盡成金碧可不是佛事堂中清衆鬄除補洗之餘化為天蘇陁饌可不是佛事雖然諸人各各將來杓柄輸他典座不可酸鹻裏皷不著不托裏撥不著去也直須劃地成紅三就作襕朧月二十二特地滿城春晨鐘暮鼓兩足尊千秋萬歲聖天子謹疏

智海塑造佛殿功德疏

畏鷹之鴿依佛影而清凉失水之魚聞法音而解脫故此如來名相皆為入道門庭但能隨喜莊嚴悉受當來記別四山相逼三界無安象教之中法檀為上

慧林修寢堂僧堂疏

百丈中天之臺基初於累土萬牛回首之木可致於通津總其成功實出衆力今此方丈之室安衆之堂取辦一時或墻高而基下閱玆十稔既上雨而旁風能令鼎

新付在檀越夫沙門者剃頭洗鉢坐夏過冬身如浮雲何有定所雖然老翁種木成陰以待後人貧女獻花遇緣不可空過

和州褒禪溥長老開堂疏

法法不隱藏諸佛尋常出現人人自具足祖師所以西來正為門外貧兒天然外道自無分珠宮貝闕只認得馬後驢前要須本色衲僧指出現前佛性慧空寶剎舊店新開竊聞長老溥公櫝玉藏輝自埋於俗法雲澍雨

今正其時水是水山是山提起雲門柱杖行即行座即座截斷衮禪脚跟不惟驚法海之魚龍亦以潤太平之草木

請黄龍慶老疏

大乘講師面墻頓教小根魔子裨販如來邪法崢嶸如惡又聚正宗淡薄如指爪泥病在膏肓藥資瞑眩況黄龍山者無生師子之窟不二旃檀之林超慧之海潮雷聲宗徒所記南老之佛脚驢手野老猶傳來坐道場屬

當先覺竊惟長老慶公提諸佛正印是衆生醫王而目視雲霄陸沉丘壑諸方勸請堅拒不回宴坐十年草深一丈是必能射不射之手為無為之功若然者三七日中能仁即非聖事五十六億慈代不當下生伏冀開枯木之花重光祖席發窮源之水大布慈雲於此同時但沾法味

代蘇魏公以因聖寺為報親院請主僧疏

因聖得名舊矣報親自天錫之山月林扉甙改衆人之

觀粥魚齋鼓豈異向時之聲舊住長老澄公透黄龍之三關用臨濟之一喝獨以道為伴侶不隨世而陳新瓶水爐香終借松楸之潤曉猿夜鶴將從杖屨之遊所冀謙光曲從勤請

雲巖律院打作十方請新長老住持疏

雲巖打作十方新長老來住道場麒麟不可捕狼驅除分付當行量才補職宜辨真假監院庫主直是官不容針知客維那又要私通車馬首座必能伸於千夫之上

典座又須屈於萬夫之下處處積炭堆柴方可過冬過夏澆茶必須熱湯澆浴亦是瞎堂細飰飽炊飽湯麄飰去皮去糠響板木魚聲絶食桶乃可過廊不能為衆竭力典座却是大伯但知勤惰功過局頭付在典座若得冬温夏凉長老端坐法堂還把家家柱杖浩歌一曲歸闕

華嚴修造疏

遍照如來世界海寶嚴宫殿趙州古佛三十年折脚繩

牀道不虛行理惟一味此華嚴禪院者昭陵皇帝百福
所嚴毗盧遮那一會如此而丹青黷昧土木歆傾屬在
檀那崇茲佛事夫沙門法者終日喫飯不破一米終日
著衣不掛一絲縱令法席重光不動鎮州一草若有見
聞隨喜功不虛捐當令大衆為白牯狸奴念摩訶般若
波羅蜜

慧林齋僧疏

九年面壁難為作者當仁十會談經且下菩提種子若

生正念即見如來故以受持讀誦而助宗乘牀敷飯食而作佛事轉八萬經卷觸目文殊普賢營百千僧齋不擇旃陀舍利普願十方檀越同發此心

乞浴疏

掃除温室璺王開種福之田忽悟水因童子納破塵之印皆從願力登濟聖功設欲薦彼沉淪櫬波羅夷罪或為祝延喜慶作阿彌陀因即布七淨花具功德一滴之水普遍莊嚴仁者俱能發心如來無不實悟

青城山方廣院求化疏

方廣道場昔香林遠公常於此處大作獅子吼令楊枝之孫純公應縁出現照破野狐窟此兩箇没用處漢是平等無心道人鍾鼓之音震驚百里粥飯之供蔭覆十方凡為當來龍華三會聽法之人隨喜結縁物無多寡經云供養阿羅漢千人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如來妙語真實不虛汝等施心功德無量

為僧求化三衣疏

一人若披佛衣三族不墮地獄所以捨在家煩惱緣受
檀那清淨施攝十方同入正念雖萬金不枉秋毫隨意
必能生喜知恩決定報恩

乞冬炭䟽

道人家風滴水滴凍坐則蘆穿膝立則雪齊腰雖然凡
聖同居事無一向要且拆籬補障共過三冬一句曲為
諸人遇緣不可空過

黄龍山設浴䟽

二月十二日山谷道人施清衆温浴一堂金粟老人道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且道無垢人又浴箇什麽於此悟得不妨冷暖自知其或未然請問木皮居士

設浴口語

根塵不偶空水無依從本光明誰為垢淨我今施兹八功德水浴此大修行人處娑婆界中順如來法事然願同袍衲子隨喜白衣皆嚴妙觸之華不染戒香之印受

斯法施介我壽祺恭惟大覺證知

祭文

祭司馬温公文

嗚呼篤生温恭不愧于屋漏守死忠藎可薦於神明惟天下信公不疑惟公以天下自任三后在上照知赤心兩宮臨朝眷倚黃髮四海岌岌未知息肩公執樞機重宗社于九鼎公定國是決興喪於一言所進忠賢拔茅連茹其去姦佞跡無遺根涇渭洞明凛乎太平之漸雖楊

太尉晚慕而志愈篤山司空中立於朝甄拔人物楊文簡扶挾以對延英汾陽徹樂中丞毀堂崔文正肩輿至中書除吏八百考公名實可謂兼之嗚呼朞月之間經營見效如此尚假日月汔觀崇成如何彼蒼殲我哲輔有身可贖誰不願然謂天不慭以公雨泣惟時訃聞兩宮震動帝臨明堂受釐不賀未足以盡哀公之志上公開國襚以貂蟬未足以盡顯公之心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爰輯斯文為天下慟悲不能詞公尚饗之

祭司馬諫議公休文

嗚呼公休重厚而明惠和而清小心畏義臨淵履氷學問醇一宜在君側執經二年獻納是力内行孝恭金玉其躬稟粟筍衣惠于九宗昔文正温公弼亮二聖勤勞而隕遺我後慶補衮之闕再有王命曰其忠清獨似先正公休盡瘁不敢告勞輟食賜金尚其能朝太醫技殫疾殆不起聘醫於魯魯有老李醫稱耋老不能千里民勸就馬曰吾相之子九月訃聞兩宫驚歎秩諫大夫寵

銘其旌不忘忠清又厚賻之其丘其孤俾護之朝思良臣士哭畏友嗚呼吉人胡不黄耇銘旌飄飄無復平生祖行以觴有淚縱横

祭外舅孫莘老文

嗚呼萬物沄沄隨川而東金石獨止何心於逢天地雷雨草木爭長松栢不春以聽年往惟公豈弟而勇沉足以制羣輕之命重遲而志厚可以寄不御之權若拙也而巧於慎獨之行若訥也而辯於得意之言孝友烝烝

内行玉雪律貪敦薄無有玷缺心醉六經仕則面墻公為郡邑禁止令行往在熈寧弼臣造膝誣公懐姦不工應卒公蹈其機寤乃自陳人言公枉我則觀仁雖疾猶美如西子顰元祐初政公又大諫不忮不侵一作陵一作體國而論公於相士如九方臯遺其皮毛論其絶塵凡在縉紳多自公出轅下千里皆載稱述公侍毋疾結帶三年勞勤恐憂鬢鬚皤然流落歸來公亦既病猶望公起典司國柄去歸淮南公病益侵人物眇然我憂其深二月

丁酉公擇去化厥明戊戌公亦命駕邦國殄瘁詩人永懐尖二長者我心險哀我初知書許以遠器館我甥室飲食教誨道德文章親承講畫有防有範至今爲則小人有親又有官箴公喪不臨斂不撫衾邇風霣涕亦隕我心維當絶絃以報知音平生斗酒同此臭味敬奠以聞其舉斯觶

將葬叔父給事祭文

嗚呼叔父躬行之節足以律貪敦薄立朝之義足以尊

主庇民雖陰功隱德潤澤天下之半於叔父之志百未一伸歲在壬申天殲德人病不能朝牖下拖紳啓手啓足無媿明神皜乎其白不可淄確乎其堅不可磷我欲歸怨於人與人無惡我欲歸怨於天天既生德尚有遺美與世作則挽車在行無淚續哭松栢降霜臨穴惴栗我等在世百身何贖終天一觴心隕于谷

代四十五弟祭伯父給事文

嗚呼我少不天從毋霜露終歲歸只又失所怙幼小近

市未聞詩書不知毋慈不如烏烏越在田間瞻望千里金玉之音言提其耳手足之故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維我伯父沒身之澤尚以榮我壺質丘山幾何不隳伯父之教終不可忘入則在室升則在堂自今至于後日來身脩行不瘝于官我毋之慶思孝思純旨甘温凊有違斯言天實殛之酌酒隕心終天一辭

叔父十九先生祭文

嗚呼叔父孝恭慈仁足以助鄉官之化明哲淑慎足以

追大雅之風數術窮天地而談萬物之宗學問貫古今
而參百慮之致先生既無求於世世亦無求於先生所
以耋老詩書陸沉丘壑功烈無述文章不昭豈不悲哉
昔在田里侍坐從行飽聞金玉之音實入芝蘭之室清
規映俗孰能磷淄和氣格人不以聲色子弟之過不畏
鄉評而恐達先生之耳邑里之訟不之公府而求直先
生之庭維先生匿智韜光就陰息迹惕畏幾於數馬清
慎過於辭金見賢思齊如將弗及聞人之過默而識之

故能上下之交纎介無悔耆艾之歲宴安就閒致功巖穴之間不復經綸之夢謂當康彊百歲保我後生不圖既凶日月遄盡誨言在耳叔父何之酌酒盈觴不見平生之笑語霣泣伏地豈其黄壤之聽聞哀哉奈何尚饗

代祭王朝議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七日戊申趙郡李氏二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故提舉朝議姨夫之靈惟君孝友敦睦刑于室家信厚忠純載在婚友

恤孤振乏設心慈仁問道好賢不邇聲色㢟學自力廉能顯聞嶺南五郡去思猶在謂宜黄髮以庇本支厭世去仙中壽而止惟我女弟早乘魚軒抱攜孤孫哀疚何忍婚姻之故酌以告別皎如平生尚克來饗

母壽光縣太君祭非熊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三月壬申朔十二日癸未母壽光縣太君李氏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幼子二十四郎之靈嗚呼康州捐館汝在懷抱從我藹厄餬口四方

以余嫠孀致汝昏晚命之竒蹇趙氏不減既壯而鰥六見寒暑擇對齟齬迄以無家子孑於天令汝暴横心摧肝裂何地寄哀白日昭昭棄我何適維汝乳母乳我三子皆不中身禍酷如此汝念乳母在後而單我尚撫之如三子存吾年七十眼暗足跌汝歸殯宫不得臨穴拍棺一慟淚盡唯血嗚呼哀哉

代兄祭非熊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正月己卯朔二十九日乙未兄

大臨以清酌時羞之奠昭告于亡弟非熊之靈爾競豪爽快才不（闕二字）可以亢宗聞之先親禀命不融不能中身客土風露草（闕一字）既陳痛我手足我哀如新我等不天安康棄養以爾同歸及茲大塋臺平之原先君所卜其杉其松窀穸以昭穆二月戊申安康祖行爾亦就次思如平生别酒一觴有淚從橫（右皆家傳）

祭圜明大師文（先生有與元陟賛府書中云圜明塔銘祭文中已具之者銘中更不復出也）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九月甲子朔初四日丁卯山谷老人黄某敬以龍茗水沉時菓齋蔬致祭于故圜明大師無演公之靈曰嗚呼圜明萬人之傑千人之英向使為儒師友琢磨庸詎不為子雲長卿向使為吏為師為長庸詎不為翁歸張敞蚤被佛縛於師有光筆端舌本什公支郎以檀嚴佛能軒能輊不作則已作必駴世文章記問圖畫書詩人一為多獨能兼之一朝棄家夭脱其羈浮江下漢訪道求師譬如蒼龍蜕其大身留體一

髪卷藏自珍往雖出家日用世澹作無義語覆不浄業行求正眼還我光明作為雷霆以雨四滇方行萬里出門折軸清明粹温令見朽骨歸船雨泣天容涔涔我羞清供如公初心尚饗

彭城叔母祭文

嗚呼昔在叔母有齋秉虀媲德主饋人無間言娠子孝友令承几筵中身不考何罪於天天涯聞哀不能駿奔匶旌東來哭於國門遷次十年客非吾土雙井之原今

復其所某等幼小撫憐備聞教語音猶在耳瞻仰無處
哭輓靈車洟落樽俎

祭樂夫人文

嗚呼夫人禮足以承祀義足以託孤風雨抱雛迄今燕
居我有息女往奉盥櫛夫人慈之如女在膝不見顏色
令二十年淮安之下卜維新阡山川悠遠不聞哭輓千
里牲酒以寄繾綣

十八弟新婦裴氏祭文

嗚呼夫人徽柔懿恭承親祈祈諸婦率從謂當有子以亢我宗如何不淑奄忽覯凶我與汝父兄弟朋友昔見襁褓今見旌柩恩情之痛倍絶倫等撫心祖行以文薦酒

十九弟新婦李氏祭文

嗚呼惟舅氏之玉女徽柔順從歸我李子家人相慶宜受象服以蕃子姓如何不淑逢此百凶兒隕于褓遂弗寤與平生家庭言不出口臨絶之音甚義而禮孰予之

美而奪其齡臨觴一哭誰不失聲嗚呼哀哉

又將葬祭文

嗚呼夫人舅氏季女黃芝紫蘭潤澤露雨選對一時歸我季深似不能言家人歸心有子不淑身亦夭橫生人之痛哀可隕性昔在舅氏育我諸孤視爾兄弟縈然不殊臨喪一慟痛在手足酌酒祖行瘞此佳玉嗚呼哀哉

祭十一舅母安福縣君范夫人文

嗚呼夫人令德孝恭佐我元舅肅雍於宮柔不選懦剛

不忌克誰傳誰師金玉天質龠斯多子扶牀坐膝笑之

怒之慈視如一夫人歸止不及皇姑事我安康進掖退

扶酒肴枕簟温凊起居婦拜姑老尊重則傲猗嗟夫人

老而克孝誰不淑壽大國楚秦孰是夫人而不中身兒

皆詩書女亦箴紩得喪秋毫彼亦何卹庭堅等來自江

南哭奠藁葬毀瘠餘生哀深毋黨

山谷别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山谷別集卷八

宋 黃庭堅 撰

行狀

叔父給事行狀

黃氏本婺州金華人公高祖諱贍當李氏時來游江南以策干中主不能用授著作佐郎知分寧縣解官去游湘中久之念藏器以待時無兵革之憂莫如分寧遂以

安輿奉二親來居分寧因葬焉公曾大父及光祿府君皆深沉有策謀而隱約田間不求聞達光祿聚書萬卷山中開兩書堂以教子孫養四方游學者常數十百已而仕於中朝多鉅公顯人故大夫公十伯仲而登科者六人凡分寧仕家學問之原蓋皆出於黃氏公少舉進士有聲場屋間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宣州司理參軍治大獄亡慮百數無不得其情公去官老獄吏嘗竊歎息以為獄官能盡心於治獄不可欺以秋毫仁厚精審

前後未見其比移虔州會昌令治公家如營私視民病如在己會昌民健訟善匿情成獄户婚事多久不决公開導教勸之待以恩意因鈎索其曲直久乃皆服其治大獄多可傳道蓋世稱仁厚吏者徒苟欲生之公則不然曲折務盡其情要使不冤然後已故會昌民至今思之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鄂州崇陽縣未至丁毋夫人蓬萊縣太君徐氏憂服除江淮發運使張頡舉充勾當公事未行或薦公於王荆公荆公召至中書問免役法

公以但知舊法牙規對判公問甚悉曰能留心舊法必能辨新法矣薦於上遂爲司農寺勾當公事名對便殿訪時事公對曰陛下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恐陛下不盡察也河北郡縣被水河東河南京東西皆旱淮浙飛蝗蔽野江南疫癘恐陛下不盡知也遂命公同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河北河東災傷賑濟道除知司農寺丞公以荒政十二

為科條州縣可行者以付守令其大者或請或遂務以
濟民不專於黜不職之吏立威而已歸報使事又言所
見民間不便於改法者數條明白上謂執政曰黃某忠
厚可使除太子中允利州路轉運判官既行就差提舉
秦鳳等路折納欠負公一聽輸粟優估其直凡折納五
十餘萬召為司農都丞異時命陝西轉運司為兩路移
用常苦不足公議兩路賦入薄厚事權重輕皆不侔使
者各為備邊之計偷自便而已其移運糴買勢必相傾

故每告乏請復通為一路後卒如公議除監察御史裏
行熙寧十年七月也公疏言一人之智不若十人十人
之智不若百人此有餘不足之辨也成天下之務莫急
於人才顧責兩制近臣監司郡守各薦所知一人陛下
因所舉而任之於其能否成敗之際亦足以知天下之
大吏所以事陛下者上用其言敕內外待制以上臺諫
官三路都轉運使至諸路轉運判官各舉才行任陞擢
官一員於是應詔者百餘人公又疏言勢孤地寒遠跡

下僚者既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而用之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又疏言自五年以來天下水旱下户實蒙支貸倚閣之惠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收是使百姓遇豐年而思歉歲乞定諸路舉催欠負上二等户三分收二下三等户收半仍飭官司聽民折納又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徼幸富貴不宜使佐具贍之地弁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為後憂又面論之甚切上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如何耳

公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御故四凶在朝不廢時雍彼皆才器傑然過人任使稱意為後世慮故放殛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今以累卿遂充京東體量安撫公條舉百餘事大略疏張澤濼至濵州以紓齊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間積潦皆歸其壑郡守縣令能捄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倉廩府庫以振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

有衆所灉郡縣蠲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筭使吏為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故假官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質私牛而予之錢棄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飢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所活飢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百緡歸鷹士大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也差同結絶相州

獄事初相州事發於皇城卒事十九不實知雜御史蔡確鍛鍊成獄以此自媒中丞鄧温伯御史上官均上疏論之温伯又在經筵造膝而論確耳目長具得温伯均所言又善伺察中人主意即論温伯均朋黨為邪與罪人為地又任残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寃者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黄履李舜舉按狀而因以為如前皆引服於是天子不疑確而温伯均皆得辠均猶獨上疏爭之公至未幾而具獄上矣公嘗謂

子弟吾失不極論此獄甚愧於上官御史也提舉南郊
事務斟酌損益為南郊式二十卷監試國子監開封進
士奏增損貢舉式進士以為便巳事對便殿言近歲雖
以經義取人大學諸生文章體制未能近古大率集類
章句聯屬對偶風傳四方謂之新格不禁其漸文章反
陋於作詩賦時乞申敕教官稍令務本以採學者之原
改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賜緋衣銀魚元豐三年權發
遣河東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明年秋名閱澤州

保甲補官者五十八人特改一官八月麟府軍興兼權轉運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公條具曲折為十二寨圖以進具言建議者以分水畫界恐地勢不能盡然啓豺狼心失中國險固其後遼人果責分水之言包取兩不耕地據有形勝下臨鴈門父老於今以為恨及王中正發軍興皆用一而調二其數皆千萬計或非所急或非所用轉運使陳安石計不知所出奉行唯力恐不辦或增調之一道騷然百姓朘剥至骨公為言主將非其人

其勢必敗事而軍興雖罪死斟酌事宜使不乏而已何忍自竭根本安石字謂公夷仲安石業老今日但保首領歸安能顧惜待制其任國家大計蓋如此公每為中正言朝廷大體民命重寄賛道其所長稍稍規之初雖樂言不以為忤及將出界取公錢鉅萬為犒給中正父子多自予餘以差給凡在軍者公為言斂天下以奉一方皆出於不得已願更為縣官愛惜中正始怒是時隨軍使臣員二百多請託徼幸成事或父子兄弟皆在行

中正巳取其半莊公岳趙咸將漕隨軍公在塞内主續餽餉欲部分使臣䕶道路而中正所取之餘盡隨公岳咸無在者師去界巳百餘里移文追之皆不報公為勾當公事孔文仲當自馳往取之夜置酒與文仲訣文仲泣曰公行軍外事不可知使臣自從軍非公責也公曰王事當計成敗豈但塞責耶從十數騎盡夜追至軍中正等皆大驚公罵公岳咸取使臣五十餘復歸因上疏言大軍必無功未有以善其後乞募民入芻粟實塞下

得以補官及一切除罪少寛近邊百姓已竭之力已而大軍潰歸中正歸罪轉運司應副乖方且言黄某不肯協心同力上遣御藥竇士宣簿責乖方十事公以書對稱死罪皆實有之繼遣開封府司録喻陟就潞州置獄安石以應副漕輓免就獄公獨對吏月餘但坐奏請張皇降一官在職如故師出以元豐四年冬降官以五年三月是冬以絳州王達羣聚阻山横行刼略達張紅繖以入縣鎮奉詔督捕盡十二月悉輔斬之六年六月還

所降官又以教保甲應格進一官詔按邊州違法透漏事至嵐石州道遇岢嵐軍流民經略司奏請已被旨給路糧遣還本郡而老幼二千餘口號泣於道擁公馬首自言昨以與多糴貴躉來就賤分鋤一夏麥已見穟粟已立苗願及分田乃歸公即慰諭移嵐石州未得發遣立為奏入内侍省遞其言所問實情如此臣不敢以憂非其職為嫌改朝廷之成命為罪竊惟老小二千口不得其所陛下必為之動心聞數日遂得報可其請十月

罷提點刑獄爲權發遣同提舉保甲視轉運副使八年
九月詔以明年正月罷赴闕司馬温公言閒居往來陝
洛間聞河東民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吕正獻申公亦言
河東軍興邊民德公甚厚顧朝廷不盡知耳公在河東
六年未嘗乞赴闕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在陝西
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末他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
官吏羣盗通行數州獨河東保甲不爲犬吠之盗元祐
初除尚書户部郎中治左曹二月差按察成都等路茶

事兼體量卭州蒲江鹽井利害先奏罷陸師閔所行公私甚病者乃具奏曰臣奉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熟榷茶之法實有害於川陜之民蓋官司不原朝廷立法本意希功幸賞以得為多於是禁網滋繁百姓受弊陸師閔立法最虐故取利最多上累國體下斂民怨中外臣寮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實若遽論之不若盡以予民使園户自賣商賈自販官收税引及歇駄錢並復熈寧以前傳馬法兼無交易之煩無脚乘之勞抶去

故弊一從私便無復異議若致詳於公私之際則先當議民其次商賈其次邊計利害各有所在也今蜀民通患幣輕錢重商旅齎攜息不償費若不捐摧茶盡與商賈則百貨未能通流脚乘未能猝備非唯園民之貨鬻滯絶其資生之路若蕃市交易萬一不繼亦足以害經久之法今若捐十一州之茶與商賈仍以川陝四路及關中諸路與之為受茶之地宜若可以盡泄川茶以補蜀民久困而官以善價取雅州興元府所産以贍熙秦

諸州酌中法以為邊備於理為可於是朝廷許同轉運司盡公私之便商度立法公又奏曰産茶之地盡在川路賣茶之地全占陜西其發至陜西六路者為綱茶榷於川陜四路者為食茶若産茶之地除去榷賣侵刻取息太重搜捕苛擾差雇不和配賣賒欠預俵折納濫賞諸弊則賣茶之地隨事制宜其目有六一曰路分全占陜西州縣又榷取京西之金州以東南望之疑若專利太多以天下觀之早通川陜之利以備邊而不病東南

則勢均矣故以熈河秦鳳涇原為禁茶舊路以永興鄜延環慶為通茶新路不禁舊路無以制蕃市不通新路無以便民欲使通塞常相權則公私可以共利二曰賣茶給歷抑配及官賣末茶今盡除宿弊又禁南茶無入陝西使川茶常不失中價則民不知榷茶之害三曰茶色不等蓋漢茶食嫩蕃茶食老雅州之名山自蘭州火邈川至于于闐輿元之大竹自階州入歐家自河州入木波洋州之西鄉茶自河州入木波至于三耶龙谷今

區別茶品以入諸路則可以適漢蕃所宜四曰價直騰踴則害馬價今以茶馬相宜以斤對寸高下適等矣因宜增損則可以制邊備之費五曰博易奪市易之權汙吏撓法法不可為汙吏廢今邊市博茶大者在馬其次金帛去貪者之害乃可以通邊市之利六曰脚乘不均蓋緣軍興脚乘踴貴故高立雇直遂以諸場所博汙濫之物高價估折令若斟酌高下損其餘以資鋪兵則可以均力使之任并定博馬歲額以萬八千匹又奏蒲江

鹽事云卭鹽舊價太高已蒙朝廷權減斤爲八十五錢

然汙雜濕惡積弊未除今欲止絶汁淋灰土及煎膽水

止用九井正水煑一色鹽用權減價爲定法專用食卭

州禁外來官鹽及小井鹽其汁淋等鹽八百六十二斤

乞於正額除之仍寛鹽户舊欠十分除二分卭民數十

年之病於是悉除所奏皆即施行除直秘閣權發遣都

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陜西等路茶事兼提舉買馬監牧

公事以職事入奏落發遣字朝論以宰府官屬當得中

立不倚之士為助以公不附會朝廷必廢茶法已而公私便之故二年十二月除尚書左司郎中公語子弟昨按察川陝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論者未以為然是歲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前日所以繩治人者皆身當之在職歲餘法無窒閡不可行者士大夫乃頗見信故知無心以制事利害則合而聽之在人在已無間然矣初陸師閔時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掊克斂怨無所不至歲乃得

二百萬緡及公將使事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也四年十月除起居郎知公者賀曰公學問文章宜任論思獻納而經營四方餘十五年從此乃得塗轍公謝曰王事內外一耳豈敢有擇耶五年六月權中書舍人九月遷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公言比歲累進官無功狀固辭不敢就職乃以修撰充陝西路都轉運使賜紫衣金魚陝西狃習軍興帥府常侵漁歲計金帛監司為軍興時柄在帥府欲按舉則掣肘故瘖不治

公痛以法繩治大府責其逋負六年十一月除給事中七年正月就職於是數月無除拜所駮奏法令二十餘事皆見聽自詔絕夏國歲賜邊臣往往邀功生事間小入鈔略雖亡失過當匿不以聞及幸勝論功則上下相蒙以冐賞朝廷既治通遠軍上首虜不實當之罪罰金公駮奏不聽因復言今日閲實邊臣功過止用保明文字而上功狀故不以實則無功者論賞死事者不見哀卹軍律澌廢何以禦侮縱未特行貶黜宜自朝廷申敕

法令以懲後來五月戊子病疽甚卧家求致仕不允丙申不幸捐館舍知與不知無不哀悼詔給賻賜有加焉假官舍庇其諸孤下所屬調護葬事娶劉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渙之女封彭城縣君先公歿十年子男四人曰叔豹遂州司理參軍曰叔向太廟齋郎曰叔夏舉進士曰叔敖封丘縣主簿女三人長適承務郎李遂餘在室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讀書常自得意以為學問之本在力行所聞而已不憚改過自新善用規諫

之言一言而善終身紀之其於不義小心畏避人笑其怯見義而行膽氣烈烈無不歎息平生忠信孝友自以無負於上下神祇張頡自江淮入奏計與丞相吳正憲公語東南水旱意以為病新法正憲公至上前道之已而上參問自東南來者皆曰無有有詔治語所從來頡窘甚召嘗所與往來者計之莫敢過頡者召公而公至頡問曰計將安出公曰士大夫豈効兒女輩語人前匿之耶今所對者天子大臣嘗言之不可食未嘗言不可

强服頡乃釋然用公言得罪亦不深悔公天資潔清非其義雖飲食之物不虛受也到官必推廪給圭田與前人然後就職罷官必亟解職推廪給圭田以與後人自少長行之不變及為大吏廪給於法疑必辭厚而取薄非矯揉為之心安而性服之也劉夫人没後家事盡付諸子未嘗知有無旁無妾媵寢室蕭然惟書册而已舉吏六百餘員必問能否不行請託其舉摘有罪小贓汙時見縱捨至酷吏殘民必擊去之在河東時過正平縣

有民扶老嫗自言尉疑我竊盜笞掠我令母子共有三足指存問尉曰高士造以疑執訊此母子有實即奏罷之曰不去士造無以謝此兩母子之辜屯留令司馬宏温公兄之子右丞相范公之壻也望公薦拔公察宏為吏尚奇怪立誹謗不聽民言然及其縣吏民困於威虐皆無完膚即召宏數之曰不能改且奏罷若矣劉昌祚知代州役壯城卒繕官舍一卒墜地死監司會議欲寘其罪公曰昌祚才器必為名將諸君幸緩其小過且為

諸君因行案之公至代閲昌祚吏治軍政甚修方略耳
目足辦邊事因作薦章極口稱道之故事遂已公之奏
舉人皆此類也諸孤將以今年九月奉公及劉夫人之
喪合葬於分寧縣雙井之臺平大夫公之墓次方求當
世之君子位兇顯而其言立且知公之表裏者為之銘
以傳信來世庭堅越在衰削哀不能文公之遺事多所
散軼追次其在者廣記備言以待來擇謹狀元祐八年
五月某日第九姪庭堅狀

宋故宣州觀察使贈太尉和國公趙公行狀

公諱克敦字公厚按屬籍公於今上為從伯祖父乾興元年母原武郡楊夫人生於秦邸天聖九年賜名授左班殿直三遷為左侍禁景祐二年圜丘禮成換右衛率府率歴右領軍衛將軍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刺史右神武軍大將軍儀州團練使左金吾衛大將軍階州防禦使舒州防禦使宣州觀察使公天資高秀少工文藝蔚然照映宗室長而篤好經術親近師友諸儒多與之游

聚書至數千卷務實求是不爲嫮誇晚節淡泊刻苦隱
約臞眈之間啓手足於牖下恬漠而不亂初公在乾祐
實元中學虞世南正書爲大小學第一至和中上所屬
文八卷皆賜金帛敕書奬之濮安懿王判大宗正諭公
文藝經術爲宗子表儀召試學士院阮逸嘗教授秦宫
與公游好去官合流鎮寓詩焉公報答之逸率其僚數
輩屬和逸詩用漢書五行傳故事非所宜言爲仇家所
告捕繫詔獄坐斥逐詩未抵公而事覺公猶以所善非

其人罰金由是杜門謝絶交游盡心於學其天文地理醫方書文武藝事無不通東平王蚤世事太夫人極於憂勤丁太夫人憂哀毀如不勝鄰里夜火公奉几筵以出不問家事叔父承祐家人避火繆置寶器於公輜重間弟克臻家人或匿之公家女奴與分焉公皆不知也事定其下相告於是逮治公與克臻公怡然對獄悉自誣伏傾橐償之具獄當罰金九斤詔奪三官頃之大宗正司訟公獄不直詔公具實公言火時所之誰不僥

偉有司求必得則失不辜者衆矣臣得罪不過失官也

然臣能鑄金亦未嘗用天子遣内侍馮宗道取其書鑄

作尚方不繆乃除其罪公因謝病乞致仕僦宅外居於

是賜昭德坊許公拆洗院為居第不聽公家居數上封

事言所聞民間疾苦慮或壅於上聞天子嘉納之元豐

末撰次東平王遺藁奏之手詔中書門下曰承幹父子

世有藝文在朝廷旌善與能之義宜舉褒典於是啓東

平之封公舍中有藥圃蓋十年嘗在至命子弟瀹茗而

已退朝燕坐不覩婦女繩牀之下足跡隱然未嘗過宗室飲不言有無禄賜入門親黨之貧者待之以次及公捐館舍家無餘貲子叔盎貸俸錢以奉窀穸如公可謂好學樂施刻意尚行不溺於流俗者也前史稱河間獻王大雅卓爾不羣公視河間豈有愧乎公享年六十有九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夫人夏氏先公没三十餘年五男子在者三人叔盎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叔㓜叔鯷皆左班殿直二女子皆嫁世家孫

男九人庭堅與公皆姻連盛文肅公以故知公言行曲折謹狀公世出官狀在邦居家訖于牖下請上考功太常議所謚上國史院重編録狀上右皆家傳

山谷别集卷八

山谷別集卷九

宋 黄庭堅 撰

墓誌銘

宋故通直郎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蕭君子長墓

誌銘

治平四年庭堅初仕得葉縣尉與同年生湖口主簿何

君表郊社齋郎蕭子長同歸江南登高臨遠把酒賦詩

忘道塗之勞也此時子長年尚少器宇堪事矣後十年見於清江則老成重慎無少年氣矣又十年見於京師宦游雖不偶而氣不挫也又十年庭堅謫在僰道會新天子即位恩許東歸而聞子長沒於河東矣子長新淦蕭氏也諱景脩曾大父漢卿大父中師父訪皆隱於田閭子長舉進士有聲而用妻父提點江西刑獄何若谷奏補官調臨賀尉以母憂去再調吉州司户叅軍以父憂去調平南令改宣義郎知符離縣從辟為河東轉運

司勾當公事泛恩遷通直郎元符三年七月卒於官次
享年五十有六子長毀瘠喪祭盡力既免喪弟兄欲析
産而悉推與之為吏不苟簡必令中法律得民情以箕
捕盜或踰年盜不發獄屢空淮泗多蝗而獨不害其稼
決獄求生之蓋嘗再活死者其遇不便民事雖觸忌諱
不苟止必直乃已不憚大吏也故其進官陵遲也如子
長者才未試志不伸屈在下位死於中年是可哀也已
故譔而銘之夫人何氏先子長五年卒子之彥之方皆

舉進士之純之邵丞卒其二尚幼三女既嫁陳嶠徐詰其一在室之彥奉君及何夫人之喪合葬於其縣之雞冠山祖塋之次實崇寧之癸未其仲冬之丙寅也銘曰

平居秩秩睟乎其不忤物遇事憤發矯乎其不可屈視其能(一作才)也將有上覲其文也(一本無二也字)將有述忽乎其顛作土室後千萬年見白日吾以斯文吐其鬱(一作鬱鬱)

朝請郎郭方進墓誌銘

君諱大昕字方進臨邛火井人至君之父諱紘聚徒教

授於富義因家焉其家世傳初非火井人唐汾陽郡王子儀之曾孫景初為成都雙流令卒官下其子不能歸以其屬居臨卭中世在田間失譜不知至君幾世矣君既通籍故父以承事郎致仕累贈朝請郎君幼少機警能文故韓獻肅公守成都大興學學者至數千試進士以泮宫服准吏賦君年十六考第一名聲傾西州登進士科調遂州法曹參軍以憂去服除授戎州司户參軍果州團練判官提舉常平司辟資州軍事判官礙蜀人

不得同郡格復歸果州遷宣德郎知成都縣泛恩遷奉議郎賜五品服以能舉再任元祐初政君以議法忤吏者移蜀州永康縣遷承議郎通判達州中外諸公交章薦其材而君以朝議君春秋髙願得學官以便養乃除梓州教授未至官而親捐館舍服除除泰州教授從陸師閔辟以朝奉郎充陜西路買馬司勾當公事遷朝散郎知蜀州泛恩遷朝請郎卒于郡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夫人滎州王氏封長樂縣君五男子曰純中三以鄉

書貢於禮部曰知十以奉表賀登極授郊社齋郎曰旅
百曰巳千曰時萬皆有文藝二女子適進士程萬里程
撝有家集三十卷君好學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敏於文
詞草刻移檄操筆立成事從言順果州比歲水害民田
畜廬舍君檄嘉陵江而祠之在官四年江水平人傳其
書似韓潮州移鱷魚文云其令成都忤使者而移永康
士大夫以為曲在使者而不在君事親盡志居喪盡情
教士忠慤直學雅言不使阿世幸得治民平易以禮以

律不為巧發奇中稱人之善覆人之過喜怒不見於顔有同母異父兄劉復性辯急十事七八不可意君事之順焉在蜀州士多從之學賴君而活者至不可勝數其啓手足召諸子教誨丁寧加趺膝上而逝其死生之際知之者乎諸孫奉君之喪葬於富義之西林乃以知縣事張剛狀君家世治行來求銘某於君皆治平四年進士也純中又從予游剛西州名士也故序其可傳後者為銘君蓋卒以元符三年八月巳酉而葬以某年十二

月甲子銘曰

嗚呼方進仁而多聞宜壽宜祉以介其子天嗇其施能不見世中襲膚美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葢物常理我作銘詩以小觀大以詔無止

承議郎致仕李府君墓銘

府君諱某字子平姓李氏惟安陸之李不能紀其所從來葢有上世為安陸人興於田間遂以資長雄其州府君之父諱惟清有陰德於其鄉府君晚生蚤孤而器宇

閎深化居微物不赫赫驚人坐致鉅萬性無偏嗜甚翫樂信樂義喜推有餘補不足其天資也皇祐中歲大艱通判州事黄師旦以令勸分府君為之率人爭應令既而大疫死者横道又皆為之櫘櫝師旦罷官去他日道出安陸路旁得孤弃窮獨者數十人與之俱來使人名府君付之曰非君誰能活之府君欣然如受賜也平居視歲之盈虛常上下穀價貴入而賤出民仰之以不憂未嘗乘人之急賤取人田故敗家之田多歸李氏有里

姥善為生無子而夫不肖來託黃金一篋請密藏願勿言久之姥夫病且死府君名證佐還之姥初驚曰無有府君不應答姥乃笑曰公大人不受我私老妾晚納一夫惰游不作業以為盡於飲博不若助公施尚可活數百人府君曰物固有幸不幸與人居老矣又忍欺之而死乎姥乃泣謝聞者皆歎息之方是時年三十餘矣諸子稍長乃命次子謀儒治家第三子通儒就學已而皆如意士大夫亦服其知人通儒蓋登熈寧六年進士第

府君及見其子為朝奉大夫開封府推官府君既以承議郎就第而大夫君請以所賜緋銀魚回授出入里中人歆羨之為人强壯未嘗問醫藥耆艾不用杖扶食生飲冷如少年年八十有三乃終蓋元符三年府君七子宗儒早卒長子道儒次則謀儒次則大夫君次師儒純儒景儒葬府君於其縣之進賢里青木之原夫人趙氏追封壽光縣君繼室閻氏追封永寧縣君皆祔焉實某年某月日府君五女以序嫁進士鄭槩俞橐王洄其二

在室孫男女二十有三人曾孫女十有八人其婚嫁皆擇門戶問家法不問富也大夫君之子惇妻庭堅之兄女以婚姻故來乞銘銘曰

富者怨之府補貧振窶使得理所君以譽處盈者道之忌挹兹注彼來亦不已君以傳世薰然慈仁有子似之匪其身之緊其子孫而安樂之太平之鄉進賢之里青木之原葬從先子

通直郎張修孺墓銘

君諱公邵修孺字也蜀州江原人自其上世傳為漢留文成侯張良之逺孫良之侯於留傳國至子不疑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内史而國除家稍湮替至皓為漢司空又顯於良為六世孫實興於犍為武陽葬於河南皓子綱為御史在漢安時所遣八使中上奏梁兾有無君之心凡十五事兾以為言直不敢害出為廣陵太守有異政卒廣陵而歸葬犍為其後絶譜君之居江原六世矣曾大父延禕大父文正皆不仕父中理郡中推其學行

舉遺逸不起就拜將作監主簿累贈太常博士生七子
皆舉進士入仕者五人長公裕最知名君於兄弟中號
為孝友才器能任事而得仕最晚初調昌州大足縣尉
舉瀘州瀘川縣主簿閬州蒼溪令用提舉茶事程之邵
舉遂州觀察支使知雅州名山縣改通直郎知盧山縣
以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八卒之明日
盧山勑乃下君雖在下位遇事不姑息務盡道理以律
令與民情權其重輕為佐以功歸於令為令以功與其

佐其摘吏姦伏不可請賕請民逋負不可沮止皆有事實至今大足瀘川閭吏民能道之君在官不疚於業遇物之智有餘常先見其盈虛有化有居已而富十倍然能用其材不似富賈人入而不出邺孤撫貧甚有恩意蜀中賢士大夫常以君視朝中貴人以為誰之不如而不耦如此未嘗不歎息也夫人勾氏唐安先生某人之女能儉能勤族人宜之實配令德不幸後君三年亦卒二男曰澥曰湜一女嫁新神泉令李昪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舉君及勾夫人之喪葬於其縣之清陽鄉太常之墓次而來乞銘銘曰

齪齪小謹於民為瘝乾沒大侵挾吏為姦乘時射勢得名得位吁嗟惟君以民論法法不得病民以庸御吏吏不得病民仕不州縣其又誰怨其小者試於巳然其大者齎以下泉我銘其丘以告萬年

潘處士墓銘

處士諱莘字信夫享年七十有二其先河南潘氏有諱

李荀者仕唐昭宗爲太僕卿兼御史中丞五嶺催勘使行部至長樂愛其山水而家焉太僕生仁杲爲殿中丞世亂王氏擅閩粤皆家居不宦游殿中生吉甫入朝爲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工部生衢爲屯田郎治數郡有聲其甥劉彝嘗稱其外家政事雖古之良吏不能遠過也蓋嘗通判黄州子孫遂不能歸也屯田實生處士嘗舉進士不能受有司繩墨因棄去當以父任得官又推與其弟獨浮沉酒間與人無貴賤皆去畦畛赴人急難

不遺力也人或怒罵與絶從而謝之傾倒不留纖介昆弟破散父時貲產至無一錢處士未嘗以為言其處憂患如舟人安於水未嘗險焉娶國子博士李餘慶之女有才智能殖其家故處士落魄而不困生六男子鯁吉州軍事推官幼子祖述吉水尉仲丙叔匪季原皆舉進士而匪早卒二女子嫁著作郎羅紹黄閎尉萬淵孫男十有四人曾孫男女三人處士卒以元祐二年六月某甲子葬以某年八月某甲子兆于黄閎之方步原李夫

人祔焉處士孫大臨有藝學與予游狀處士平生來乞銘曰將坎石于墓前遂為銘曰

不駸駸於欲得與世異邪㬥酒而不溺於酒不彫而有特操邪取予喜怒若過而皆得情而不校邪世故不驚其胷次年耆而不耄邪可為智者言而難為俗人道邪

章處士墓銘

餘干章公弼狀其大父平生來告曰維大父少孤自重居鄉黨有所不為與人立然諾不能容人之惡務於衆

人中得之得其折服後過之如骨肉治家如官府視瞻無邪言行有物歲饑里中閉糴獨發廩取中價年七十致家事浩然肆志往來江湖林嶺間二十年不知其所以養心之術但見其臨世故逆順常自得也元豐八年七月庚戌寢不以時興家人起視之則終矣實壽九十有二公弼之父哀不勝喪故使公弼來乞銘公弼好學有文擇士而交吾友李粢德素與之游舊矣故予銘處士諱應全字保之三世而上丘墓與予隣邑祖淑父文

初不出田間今葬餘干之冕山夫人魏氏前沒三十有四年子元昶元徹早卒元長公弼之父也季曰元忠女子嫁史實曹僅史君卿董弼周彥孫十有七人曾孫三十有八玄孫二十有五元長事親孝能奉治命喪不受賻葬不踰禮旣作冕山甘露降松竹其擀坎用元祐元年十月丙午銘曰

維此冕山毓竹與松小藏固安維子孝恭不疾者巳不爭者彼其他也不懼吾知以此遺其來雲有墓孔云圖

銘不朽有孫孔文

青陽希古墓銘

君諱簡字希古井研之青陽氏也青陽氏本洛陽唐末有尚書虞部郎中某者官於蜀中原亂不能歸留居井研煮鹽為富人自虞部至君八世矣凡巴蜀之青陽皆以井研為宗云君曾大父寶大父昌父倚皆晏安於富饒不求宦達至君始築書館使子弟皆就學門無留賓終日弈棋飲酒未嘗有倦容之色內外族姻待之以炊

者數十家或以偽券取其金君與金而焚其券或為君行錢而負之君折其券終善遇之好讀史書每為客道前世成敗古人賢不肖亹亹然不倦又好讀律能通法意鄉鄰訟者多決於君君為道如是可如是不可多以君言解而不爭嘗為書遺子孫曰禮士當盡心卹貧當盡力公法不可不畏租賦不可不時斗斛權衡入十二而出十九此富家之常必有餘殃在子孫汝輩不可不戒觀其言可知其智矣享年七十有九人猶以為不壽

娶員氏生四男曰升貢孚革四女皆擇人而歸之後娶
黃氏君卒以元祐五年之仲夏而葬以元符三年之仲
冬其壟在虎頭山銘曰
顯允希古氏青陽無爵于朝德於鄉富屋賔至龜縮
藏君門日闢延四方舉棋行酒笑滿堂力耕無年是
無傷孫曾秀孝列鴈行不嬉于塵學于黌虎頭山
前松柏蒼後將築宮隧虎羊

史端臣先生墓銘

闕

也諱直躬以禮義處鄉黨壽六十而卒後十五年其子天常乃克窀穸之事而來乞銘維史氏世有版於眉山去朝廷遠習聞五代亂離其豪俊伏匿田間不樂仕宦淳化咸平七年之間李順王均再亂蜀土豪右族姓一切被害以軍職羈縻用其財史氏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汙其亂以義節稱鄉里有諱褒者及其弟襄皆登進士第人以為史氏實有陰功隱德而褒仕至屯田員外郎贈其父昌遂大理寺丞端臣大

理之孫屯田之子也直巳自行不以秋毫挫於人而在親側能致其孝居喪能致其哀屯田耿介在官不聽子弟到官舍惟端臣以寡過得從容問寢膳其居里中邮内外族姻之孤恩施有終始不幸而病緩五年而後没將没之歲作詩喻其子以死生之說夫人成氏亦有賢行後端臣九年亦卒天常有氣節以經術授諸生多有登科者其丘在青衣之連珠岡大理君之塋次其藏以元符三年十一月丙午銘曰

深耕疾耘有不逢年力義力仁卒老于田孝悌任恤

是亦為政連珠之丘來者致敬右皆得之家傳

宋故南陽黄府君夫人温氏墓誌銘

夫人太原温氏南陽主簿字夢升之配也年若干歸於

我家事尊章應禮在等夷不爭接幼少慈惠遇使令款

曲夢升豪氣貌四海下筆成文章貫穿百家事辭妙見

萬物情狀在南陽時自以身與闒茸俯仰心熒塽如含

飯欲噦平生與歐陽文忠公友善而文忠公謫逐奔走

夷陵乾德間不能有益夢升徒呴沫相哀會陽夏謝希
深來守鄧歎賞其才異甚納以禮意夢升亦自以得知
已晚方盡書平生所為文歸之不幸希深下世夢升懷
藁書火於柩前哭不任其聲數日夢升亦捐館舍享年
才四十二夫人懷保抱攜歸葬故郡難苦淡薄綿四十
年無以家而不慍若將墜而不悔及見子庚孫公登器
仕籍而終其生以咸平庚子其沒以元豐癸亥子男四
人齊敦庚燮敦滏世庚假承務郎女二人嫁通直郎余

宣試將作監主簿南宮日休孫男十人公器宣德郎知衡州常寧縣公才公騤車公範軒公弼公介公準皆讀書女若干人夫人家鄂之崇陽父諱可賢夢升諱注沒之歲某月某甲子兆于嶢田之吉卜叔父謂某曰吾與庚變公器等謀銘先夫人莫宜於汝某哭再拜而銘銘曰

百夫之雄憤世而傾棄捐婁嬰惠柔之婁雛養懷綳迄觀厥成終歿吾世不懟不侵以好

其德音築丘墝田其原膴膴安樂永久當身不讎福祿在爾後萬家置守謂我不信迨其興也則莫余敢侮右家藏真蹟

黄氏夫人墓銘

夫人豫章黄亞夫之女天資婉嫕似不能言而婦功女德姑姊妹皆稱述之蚤孤能甘貧賤年二十母壽光李夫人以嫁進士陳槩叔武相其夫以義未嘗言家貧仕晚也事其姑樂夫人樂夫人學問明智常稱

夫人事我如我事先姑也不幸早世年三十有三樂夫人哭之甚哀一男子曰騫未免於懷樂夫人力教之令幸能知書夫人沒後五年樂夫人捐館舍叔武乃克祔夫人於淮安之原先姑之墓次使騫來請銘曰夫人視予同母兄也於是壽光夫人年七十有二矣哀念夫人如新故勒銘以寄哀

怡聲柔色升堂饋食齊莊吉蠲于祖籩豆近賢遠恥相其夫子宜壽而祿乃逢不若宜壽者已不若

者天從姑卜宅安固萬年右有石刻

程氏夫人墓銘

夫人程氏父宇青神人年十四歸同縣蔡君謨永舅之黨皆稱其能敬姑之黨皆稱其能順閨闥中事雖巾韤間亦得其所持舅姑之喪也能敬能哀同里皆慕悅之夫死而三男三女未嫁娶夫人能儉能勤立蔡氏之門戶斥賣笄珥命子祥蓄息之祥奉承家政無秋毫不闕夫人以是二十餘年而蔡氏為戎州富

室同里無與爭長者家富矣命諸孫無敢不學故其孫梅楫同時與薦書而椐相桓權桐椿輩皆好文學享年七十有二其没於紹聖之元八月某甲子其葬於元符之末十一月某甲子其壟在南溪之鐵盤山從其夫之兆也三男子長則祥次高次祺三女二叅卒其季壻曰陳章初夫人之王舅賛避王均之亂者於荆楚數年乃歸其伯父王某不悦曰汝等恐懼則輕去鄉里安樂則來同生貲乎賛性剛因盡推其財

策杖來客於僰道夫人之父曰本歸蔡氏為其富也今則蹇子又何從焉夫人辭曰為蔡家婦大人命也死生同之況貧富乎嗚呼可謂賢矣夫人之孫相從予學其言行可親也因以眉山石君瀣狀夫人之本末來乞銘擇其可傳後者為誌而銘之銘曰

被服祈祈采饋于堂族婣粲然賀其尊章骨立癯癯執喪于室鄰里焦然憂以毀滅前富後貧不二其初訖于既富勤儉不渝南溪之岡毓

松與柏伐山作宫壽歳千百勒銘瘞中用詒無
期孫曾其興德源在兹

墓表

蔡致遠墓表

有宋族姓子能自拔於俗盡心於學其作文能不溺於
俗盡功於奇死年二十六不遂其志青衣蔡致遠之墓

周景和墓表

有宋唐安山川之秀氣幼而能古文長而有立志不幸

年二十而没不盡其才晉原周君景和之墓

新津周君無晦墓表

有宋近親受寄其母之財匿不償而君不訟諸兄共析其父之田多自與而君不爭賢哉新津周君無晦之墓

李君德元墓表

有宋讀書知行其教子能命以義言純師行純表李君德元之墓道

楊君希節墓表

嗚呼有宋擇里處仁教子以義四方游士以為依歸青神楊君希節之墓

成都趙夫人墓表

成都范祖堯之母趙夫人幼孤而知詩書蚤孀而能禮義斥簪珥以教其子叔求異炊而不爭財可謂母儀婦師者耶眉山張剛名其坎曰海廩山磨誓義不渝嗚呼夫人之事夫夫天曠地遠倚門而死哀哉夫人之教子江南老人曰嘻盡之矣故書以表夫人之墓道俾來者致

恭焉

智氏夫人墓表

有宋能貧學以詩禮授其二子綱鎮鎮文亦奇智氏夫人之墓道

崇德縣君司馬氏夫人墓表

有宋能脫簪珥資其夫入太學遂成其名不幸年二十四歲而死崇德縣君司馬氏之墓

宋氏夫人墓表

有宋為妻能令為母能慈生子堂發逢皆好文學龍游宋氏夫人之墓

呂夫人墓表

有宋五子出家一子為人天師摩耶同願力開封呂氏夫人之墓

唐元夫墓表

有宋力生勤家不以累二弟使皆從進士承顔養志盡孝於後母使慈之如巳出唐元夫之墓 右有石刻

山谷别集卷九